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全解卷十三 四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百五十二 經部

尚書全解卷十三

宋 林之奇 撰

胤征

夏書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又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春秋之世五霸之戰伐不為不多矣而孔子皆無取焉蓋以命自已出不由天子

之命征率敵王所愾而往伐之其名曰征征者天子討有罪之辭也古之人有行之者禹之於有苗胤侯之於羲和是也舜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於師而往征之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后承王命徂征此皆奉天子之命而以伐有罪其用兵行師皆以義而動非五霸之摟諸侯以伐諸侯為敵國之相征也然舜大聖人也禹亦大聖人也又遭當至治之世禹之居攝奉舜之

命以徂征有苗雖其事則美然未見其為難也至于仲康之嗣位遭當有夏中衰之運羿以兵距太康執其國政社稷安危在其掌握仲康當此之時乃能命胤侯以徂征胤侯當此之時乃能奉仲康之辭以伐有罪彼羿雖挾震主之威擅竊國之柄不可得而制之者惟其兵以義動故也此誠天下之至難而仲康胤侯能之則其智勇之絶人蓋可見矣故夏史錄其書以為後世法其名曰胤征仲尼定

夏書纔四篇而胤征在焉蓋征之為言正也以胤侯之征義和奉天子之命而不敢專以為萬世法者也學者能以此篇之義而觀之則知孟子所謂五霸者三王之罪人又謂春秋無義戰者誠非過論也此篇雖以胤征為名然以典謨訓誥誓命之體求之其實誓也自嗟予有衆而下皆胤侯誓師之辭也唐孔氏徒見此篇無誓字遂於六體之外增其四以為十曰貢歌征範貢者謂禹貢也歌者五子之歌範者洪範

而征者則謂此篇也夫苟以征字為書之體則西伯戡黎戡字又當為一體乎漢孔氏曰仲尼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樞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據漢孔氏之意蓋以謂書之體盡於此而已而唐孔氏則贅以為十甚失先儒之意此不可不詳論也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胤征

古者官有大功則有官族顓頊氏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謂之重黎蓋官稱也至於堯命羲和歴象日月星辰猶重黎也吕刑曰乃命重黎絶地天通是也羲和之命在堯之世謂之羲仲羲叔和仲和叔蓋以是四者為官稱也至于夏時掌天地四時之官猶謂之羲和若此之類蓋是以官為族猶漢之倉氏庫氏堯時分命羲和四子定歴象正閏餘以為甚重其設官分職莫先於此至於夏時雖羲

和之政尚存然有國邑且以沈湎得罪則是羲和之官合而為一職不復分四時之官各主一方之政一時之事如堯之羲和矣蓋時異事變則其職任亦有不同者至于周時羲和之職不復有矣而馮相保章氏之所掌皆以中士為之隷於周官大宗伯之屬則其職任蓋又輕於夏時矣由兹而降此職益輕太史公曰文史星歴近乎卜祝之間故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以此觀之則是羲和之所職若

至于後世僅得不廢故也堯舜之時以此為致治之本而後世之於是官也至于卜祝啇之優倡蓄之此無惑乎其治効之不及於堯舜也湎淫淫之過也言湎淫于酒過差非度也惟其湎淫故身為司厯之官則至于廢厥職而不舉廢天時亂甲乙也故曰廢時亂日自古帝王盛時尤重厯象之事舜之居攝既受命於文祖則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既廵守四岳朝覲諸侯未遑他事而先之以考制度協時月正日使

諸侯有時月之不協日之不正則不免於誅戮矣夫諸侯奉天子之正朔惟其時月之不協日之不正則其罪至于不赦況乎歷象之官正朔之所自稟時月之所自出今也沈湎於酒而至于廢時月則時月之在諸侯者無自而協至于亂日則日之在諸侯者無自而正由此一職之不舉而天下之時月日皆不得而協也安能免於誅戮哉胤國名也顧命曰胤之舞衣即此胤國也胤往征之蓋胤國之君奉天子之命

而往征之也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

胤征之義蘇氏則棄魏絳伍員之言以謂自太康失國之後至少康嗣夏之前皆羿浞專政僭位之年胤侯之徂征蓋羿假仲康之命以命胤侯若後世所謂挾天子以令諸侯者學者疑焉某嘗因蘇氏之論而考左氏傳所載羿雖廢太康而立仲康然其簒也乃在乎相之世相仲康之子也仲康不為羿所簒至其

子相然後見篡於羿是則仲康之世羿之强威卒不敢加無禮於其上其所以不敢加無禮於其上者則仲康有以制之也史官之序此書也其言曰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案唐書志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在仲康即位之五年而序書者首言肇位四海蓋推本其所以徂征之意也羿之立仲康也方將執其禮樂征伐之權以號令天下而仲康沈機先物奮其獨斷故於即位之始命胤侯以掌六師正如漢

文帝入自代邸即皇帝位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也羿之所以欲假借以為威者既為胤后所得故羿雖有強悍之志終太康之世而不得逞其不軌之謀也羲和之罪雖主於廢時亂日意其欲黨於后羿將與之同惡相濟以共為不軌之謀故胤后承王命以徂征而其誓師之言則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其意蓋可見矣仲康之命也得夫天子討罪之權胤后之征也得夫諸侯敵愾之

義羿之所以懷不軌之意而不得逞者其理在於此相之所以見簒於羿必是優游不斷浸失其六師之柄以至於此極也向使六師之權不失常如仲康之世羿何自而簒哉蘇氏又曰書固有聖人之所不取而猶存者此尤不然夫以春秋之為經為褒貶而作也故有非聖人之所取而存之以示刺者至于書則紀載帝王之實迹録其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以為萬世法豈容有所不取而猶存者哉使胤征之事果是

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夫子存之於書略不見其所以譏之之意其不思後世之亂臣賊子將以是為口實也哉蘇氏此言係乎君臣上下之大分不可以不辨惟仲康肇位四海若始踐天子之位也始踐天子之位即命胤侯以掌六師而為大司馬蓋投機之會間不容穟當斷不斷反招其亂羿專廢立之權且將有竊國擅權之志當此之時兵柄之得失國家社稷之存亡係焉茍遲之以旬月之間則無及矣故命胤侯

掌六師必於肇位四海之上蓋乘夫不可失之機如
曹操之於漢司馬懿之於魏劉裕之於晉蕭道成之
於宋蕭衍之於齊陳霸先之於梁楊堅之於周未有
不得其兵柄而能成篡奪之謀者羿之於夏所以懐
其不軌之謀而不得逞者惟胤侯掌其六師之權也
仲康之沈機先物於斯見矣

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蘇氏曰羲和湎淫之臣也而貳于羿蓋忠於夏也如

王陵諸葛誕之叛晉尉遲迥之叛隋審如此說則是羲和之罪誠為可赦而嗣侯乃黨姦怙惡之臣仲康乃優游失權之主胤征之篇乃與王莽之大誥等爾聖人何以錄其書於百篇之內以與堯舜禹湯文武之書並傳於不朽乎以是知羲和之廢厥職酒荒於厥邑當是時聚羣不逞之人崇飲於其私邑以謀作亂其罪不止於廢時亂日此胤侯所以承王命而往征之也胤后胤侯也蓋以諸侯入為王朝公卿故謂

之后亦猶禹稷伯夷稱三后周公君陳畢公亦稱三后也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

自此而下嗣侯誓師之辭也嗟予有衆亦猶所謂嗟六事之人也蓋嗟咨以重其事而勑戒之辭也聖有謨訓明徵定保謨者人臣所陳之謨若大禹謨皐陶謨是也然人君所以為法於後世者亦謂之謨伊訓曰聖謨洋洋是也訓者人臣所陳之訓若伊訓高宗

之訓是也然人君所以垂教於後世者亦謂之訓如五子之歌曰皇祖有訓是也此曰聖有謨訓蓋是上古聖人為法垂教以示後世子孫者是人君之謨訓也明徵定保謂聖人謨訓為世明證所以安定國家此孔氏之說也不如蘇氏曰徵猶書所謂庶徵也保猶詩所謂天保也益明其休咎之證以定其保大之業也此說比先儒為長王氏曰其言可以明證其事可以定保據經言初無言與事之别王氏分為二說

迂矣

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聖人之謨訓所以明徵定保者蓋君臣各盡其職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故循職為務君有君之道臣有臣之道君臣之道有勞佚詳略之不同故百官則各修其職以輔君而人君之謹天戒於上夫何為哉惟明其明德而已此下句所以結前之義而非别為一意也胤侯之誓師首以此為言者蓋使義

和能謹其常憲以修輔其君則仲康得以謹天戒而明慎於上令也至於畔官離次而不知有日食之變則是廢人臣之常憲此危亡之徵也安能免於誅乎故其誓師首言及此惟人君之謹天戒必使夫百官之修輔故先王之世必常有以謹戒之使夫一介賤臣猶不忘於謹戒之意然後可與成就人君之明德而享天心也廢而不修仲康雖有謹天戒之心亦不得施君不能謹天戒於上臣不奉常憲於下矣

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周官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蓋古者將欲布令以勑戒夫百官萬民則必用正歲之正月故先王將使百官修輔則亦必以每歲之孟春使遒人以木鐸徇于路而戒勑之也遒人宣令之官也周官無此官惟小宰之職曰正歲率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

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與此所載同意者適人之官其在夏時亦為治官之屬宣達上之法令而布之於下者也禮有金鐸有木鐸其體皆以金為之惟舌則有金木之異木舌木鐸也文事則振之金舌金鐸也武事則振之此文事也故徇以木鐸其徇之言曰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此蓋前期而申警之也官師相規者言貴而為官師者則朝夕納誨規正人君之闕失也規正人君

之闕失而曰相者亦猶周公所謂胥訓誥胥保惠胥教誨也工執藝事以諫者賤而為百工者各執其藝事以諫蓋雖百工技藝之事而至理存焉苟能執其藝事以諫無非治天下國家之道也唐穆宗問柳公權筆法公權曰心正則筆正筆正乃可法矣時帝荒縱故公權及之帝悟其筆諫也夫公權雖非技藝之人而其言乃幾乎執藝事以諫意者先王之時凡執藝事以諫者莫不然也夫上而官師下而技藝之事

無不欲其規諫蓋將成明明之德不可不資臣下之助蓋丘陵積卑以為髙江海合小而成大一人合并以為公也其有不以規諫為意者則是不敬其君邦有常刑而不敢赦也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

此遂申言羲和之罪上干先王之誅無所逃於刑憲故往征之非是仲康妄興干戈以快一時之私忿也

酒誥曰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酒之爲禍大矣天子而沈湎於酒則失其天下若夏之太康商之紂周之幽厲是也卿大夫而沈湎於酒則喪其國邑若羲和是也夫人茍湎于酒則驕奢淫佚無所不至惟耽樂之從而廢其職業之所當修者則始喪其德終而至於喪國亡家其勢然也羲和之罪至于廢官曠職上干先王之誅推本而言豈有他哉惟酒爲之禍而已是

以嗣侯數羲和之罪所言曰惟時羲和棄其德而行不修若木之顛踣之覆而不能自立者惟沈湎喪亂於酒而已既沈亂于酒則畔其所掌之官離其所居之位而莫之有也俶始也擾亂也天紀天之五紀也即洪範所謂歲日月星辰歷數是也薛氏曰天紀未嘗亂而亂之者自羲和始故曰俶擾天紀此說是也蓋自堯舜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之後為羲和者世守其職未嘗亂於天紀蓋於是而始亂亦

猶五子之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亦謂自陶唐以來紀綱未嘗亂至于太康而始亂也遐棄厥司遠棄其所主之職還其私邑而無所忌憚也

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

夫羲和之罪至於仲康猶隱忍未誅之也蓋先王之討誅有罪乃天下之所共怒衆人之所不容與衆人

共棄之羲和廢職之罪仲康知之久矣而其罪猶未
暴白於天下至于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嗇
夫馳庶人走而羲和乃罔聞知則既取怨於天下矣
此則不得而不誅也亦猶鯀之方命圯族堯固已知
其不可用矣然猶徇四岳之請而試之使治水至于
九載績用弗成然後殛之凡此皆順因衆之所共怒
而後誅之也蓋非天下之所共怒則雖實有罪先王
猶未之誅也孟子曰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

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使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然後可以為民父母先王之誅有罪其所以誅之而天下莫不服者此無他惟其與國人共殺之而已乃季秋月朔者九月之朔也辰弗集于房漢孔氏曰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即日蝕可知據孔氏此言盖以羲和之廢厥職至于日有蝕之變猶不知之也然胡舍人則以此說為不然以謂日月交會之謂辰十二月十二辰

之次也日行赤道月行黄道日行遲月行急一月一會必合於黄道赤道之間或高或低或上或下不相掩敝是謂不食或左或右或先或後而相掩蔽則蝕矣日食於晝月食於夜則見也日食於夜月食於晝不見也日月交會則有食矣謂不集所舍而致食乎既不集則非晦也非朔也安得謂之季秋月朔乎胡氏此説則以謂日月集合而後有蝕既謂辰弗集于房則不得謂之日食此説有理然胡氏既疑辰弗集

于房為非日食至其論弗集于房之義則以為歷誤也謂房者二十八宿之房非是十二次之舍也秋之九月日月當合朔于房心之次今也弗集于房者則是歷之誤非日食也夫歷之誤至于當合朔而不合朔也此非精於歷者不足以知之而何以至于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乎胡氏亦自知其說之不通遂謂先歷誤而後日食其迂甚矣唐書律歷志論辰弗集于房之義以謂案古文集與輯義同日月嘉會而陰

陽輯睦則陽不徑乎位以常其明陰亦含章示沖以隱其形若變而相傷則不輯矣唐志此說殊為可行案漢書帝紀西蠻北夷頗未集睦顔師古曰集與輯同以此觀之則辰弗集于房其為日食審矣但集之義當為集睦之輯蓋日月不相輯睦於其所舍故得有食孔氏曰集為集合之集則非其義此其所以起胡氏之疑也今當從孔氏之說以為日食而參之以唐律歷志之義以集為輯睦之輯則下文相貫矣房

有二說或以為房星集日月會於大火之次正在季秋月朔謂之房星理亦可通然唐律歷志曰君子慎疑寧以日在之宿為文近代善歷者推仲康時九月合朔已在房心北矣觀此說則以房所次之舍其說為長據左氏傳梓慎曰宋大辰之虛陳太皡之虛鄭祝融之虛皆火房也所謂火房與此義同皆所舍之次也辰弗集于房蓋謂日月不集睦於其所舍之次爾日月不集于所舍之次而日有食之其為變也大

矣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皆所以救日食也案左傳文十五年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則是古者當日食之時有此伐鼓之禮也瞽樂官也奏鼓者進鼓而伐之也詩曰奏鼓衎衎與此義同者食必奏鼓曽氏曰日食陰侵陽也鼓陽聲也瞽奏鼓者助陽以儆陰義或然也嗇夫周禮無此官漢孔氏謂主幣之官鄭氏謂夏官之屬殊無所據此亦但以意度之而已百官表鄉有嗇夫職聽

訟收賦税上林亦有虎圈嗇夫故漢鄭玄第五倫皆嘗為鄉嗇夫則是知役之賤者此篇適人與嗇夫考之於周禮皆無此官則知周之建官其名與夏時異者多矣庶人乃庶人之在官者也嗇夫馳庶人走皆所以供日食之百役也春秋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鼓曽子問曰諸侯從天子救日食各以方色旗與其兵而周官庭氏云救日月之弓矢則是救日之時必有此役嗇夫庶人之馳走者皆所以供此

役也然必謂之馳走者葢以見日食之變天子謹天戒以恐懼修省於上而嗇夫庶人尚且馳驅奔走於下以從天子救日如此其急而羲和親為厯象之官乃沈湎于酒安於其邑而罔聞知也尸若不言不為而無所事也日食之變百姓震動而不遑寧羲和莫之知可謂尸厥官矣夫先王所以設羲和之官若使之仰觀夫日月星辰之運行以候天地之氣而知日時寒暑以相參合使萬民於此而取正焉則百工由

是而允釐庶績由是而咸熙今也羲和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於季秋月朔日有食之而曾莫之知則天象於是昏迷而斯民無所取正違叛先王之訓謨以干犯先王之誅其可誅之罪豈特官師之不能相規工不能執藝事以諫而已杜元凱曰日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速一月一周天一歲凡十二交會然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會而食者蓋日食之變有交

其交會過險之常數歷家所可得而逆推之也使羲
和能修其職逆知乎天將有日食之變以規諫於仲
康則仲康得以恐懼修省上荅天意而銷弭天變於
未然之前今乃不能逆知其變至于日既食矣瞽奏
鼓嗇夫馳庶人走而猶罔聞知其為不恭孰大於此
使仲康舍而不誅安得為謹天戒乎泰誓曰商罪貫
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羲和既不修其職
至于昏迷天象罪在不赦矣使仲康又舍之而不誅

則是君臣同惡相濟厥罪鈞矣故仲康命胤侯以征之

其征之者蓋所以祗畏天命行先王之誅而不敢赦

也然則用師也亦豈得已而不已者哉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諸儒解釋此義皆以此屬於上文故漢孔氏曰先時

謂歴象之法四時之氣弦望朔晦先天時則罪死無

赦不及時謂歴象後天時雖治其官茍有先後之差

則無赦唐孔氏遂謂先天時者所名之日在天時之

先假令天之正時當以甲子為朔今厯象乃以癸亥為朔是造厯先天時也若以乙丑為朔是造厯後天時也後即不及時也其氣望等亦皆如此以某觀之是殆不然帝王之世雖重厯象之事然厯官之差一日一朔則至於殺之無赦雖秦人棄灰於路步過六尺之誅亦不過如是之酷也豈先王忠恕待人之道哉據此文勢上文言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至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此葢嗣侯舉先王之誅以繩羲和

之罪於是繼之以惟時羲和顛覆厥德以至于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其首尾總結文義已足矣自政典曰以下乃是胤侯誓師勑戒吏士之辭當屬於下文不當復謂指羲和而言也周官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此周官六卿之典也治典者冢宰之所掌也教典者司徒之所掌也禮典者宗伯之所掌也政典者司馬之所掌也刑典者司

冦之所掌也事典者司空之所掌也肩侯掌六師為大司馬故舉政典以為言蓋大司馬法也惟其軍馬故有先時不及時之誅先時者謂先前師期而進是邀功也漢班勇與張朗共攻焉耆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期俱至焉耆而朗嘗有罪欲邀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關徑入焉耆若此之類是之謂先時蓋不與大軍相期會而嗜利輕進不可以不誅也故殺無赦不及時者謂後期而至是逗留也漢遣霍去病等擊匈

奴公孫敖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斬首虜三萬餘級雖有功以後期當斬贖為庶人若此之類是之謂不及時蓋與大軍期而不至而稽延師期亦不可以不誅也故殺無赦惟此二者皆誅而無赦則軍士莫不用命矣此胤侯誓師之意也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

前既言政典先時不及時之誅以誓師矣此遂告之以徂征之意謂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將行也蓋

先王之克謹天戒則其臣之守常憲者以先王之心為心亦所以事闕　天命也羲和湎淫不率其職以干先王之誅是不以先王事天之心為心不惟得罪於君亦得罪於天矣故胤侯之征蓋所以奉天罰而不敢專也

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仲康之命胤侯得夫天子討罪之權胤侯之征羲和得夫諸侯敵愾之義

其用兵行師也可謂仗大義而行矣故其辭直其義明非若五霸摟諸侯以伐諸侯其辭曲其義迂也我之征羲和既以欽承天子已行之威命爾當以同力王室為心不可不弼予以徂征也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汚俗咸與惟新

此則告以所為弔伐之意也蓋言火之焚於崑岡不擇玉石而焚之無所辨於美惡也羲和誠有罪也苟

天吏有過逸之德不擇善惡而並戮矣其為害也又將甚於猛火非所謂誅其君而弔其民也今我之徂征惟殲其渠魁之害而罔治其脅從之黨凡舊染於羲和之俗則咸與教而惟新之此蓋王師弔民伐罪之意也湯之伐桀武王之伐紂號為應乎天而順乎人者不過若此而已彼項羽入秦關坑秦降卒數萬人殺秦王子嬰燒秦宮室所過殘滅此豈非所為天吏逸德烈於猛火乎胤侯之數羲和之罪其始也但

言其畔官離次俶擾天紀而已而其終篇乃有及於
脅從之黨舊染之俗以是知羲和之罪當不止於廢
時亂日是必聚羣不逞之人崇飲於其私邑圖為亂
黨將以助羿而為亂故曰有脅從之黨舊染之俗也
若使羲和之罪止於廢時亂日則其執而戮之是特
一法吏之事耳何至率六師而征之乎然其征之而
不正名其惡者蓋若正名其惡則當窮治黨與鋤根
浚源而戮之而仲康之勢未有足以制后羿之命故

特治其廢時亂日之罪而已夫羲和有脅從之黨舊染之俗而且與后羿同時肩侯之征也其誓師之辭指羲和且謂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則是羲和之黨於羿而嗣侯之忠於王室其事甚明而蘇氏乃以曹操司馬仲達楊堅之流討二已若以為比某謂蘇氏之説經多失之易若此類之謂也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

王氏蘇氏二説大為穿鑿據此二語而考之皆以威

為刑罰之威愛為仁愛之愛故其說如此殊不知所謂威者非刑威之威乃果斷之威也所謂愛者非仁愛之愛乃姑息之愛也以果斷之威勝其姑息之愛則有濟矣古人有得之者孝宣之綜核名實光武之總攬權綱是也以姑息之愛勝其果斷之威則凌夷大壞必至滅亡信乎其無功也古之人有行之者孝元之優游不斷孝武之威福下移是也義和之罪至於有脅從之黨舊染之俗且將與羿為亂矣茍舍之

而不誅是區區於姑息之愛也豈所以為安全之道哉善觀古人之言必推本其立言之意不可以一概論也威克厥愛允濟若以此威為刑威之威愛為仁愛之愛此誠中商之言也豈詩書之訓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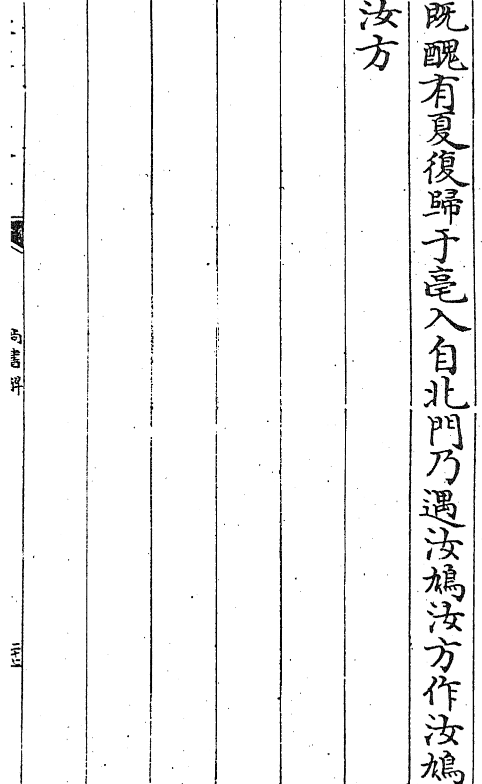
其爾衆士懋戒哉

此言我之所以誓師之意如此爾衆士則不可以不勉戒其心以用我之命也自古國家當中衰之運則朝廷之上往往行姑息之政故英雄之徒得以乘間

抵巇肆為桀驁而莫之奈何是以大有為之君當夫
歷運中否社稷阽危之際苟非赫然奮其乾綱之斷
未見其有能濟也唐自肅代以來一切行姑息之政
藩鎮戮主帥者因而授以節鉞或聽自擇帥其驕子
弟皆得以承襲父兄之位及憲宗剛明果斷足以有
為不憚用兵以翦鋤强梗於是平夏平蜀平江東平
澤潞以至易定魏博貝衛澶相淮蔡莫不率服而唐
室遂以中興此無他惟威克愛故也憲宗雖以剛

果為政而子孫不能卒至於穆欽文宗之世又以姑息為政藩鎮復强而唐室遂亡仲康之世何以異此當其命嗣侯以征羲和誠得乎威克厥愛之義故足以制后羿之强而中興有夏之業惜夫后相繼之不能用其果斷以為政寖失天子之權綱卒為羿所篡而夏終於不祀此非仲康之失也繼之者非其人也可不慎哉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尚書全解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百五十三 經部

尚書全解卷十四　　宋 林之奇 撰

商書

湯誓

書序本自為一篇蓋是歷代史官相傳以為書之總目吾夫子因而討論是正之以與五十八篇共垂於不朽其文多因史官之舊故其篇次亦有相為首尾者不必叙其本篇之意如此篇之序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篇内

全無此意蓋以上篇之序曰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故此序與上文相接而伊尹相湯伐桀亦猶洪範篇上承泰誓牧誓武成之序與上文相承而曰武王勝商殺受立武庚而篇內殊無殺受立武庚之意而序乃云爾凡此皆是史官載記一時之事迹首尾相因之辭皆是史官序事之體而說者乃以若此類者皆聖人之深旨至欲以春秋褒貶之義而求之皆過論也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

伊尹既醜有夏以歸而桀之作惡不悛終無改過之意於是相湯伐夏救民也湯之伐桀必得伊尹歸亳而後決者蓋以臣伐君聖人之慙德也苟非有大不得已者則聖人豈肯為是慙德之舉以為萬世亂臣賊子之口實也哉故湯得伊尹於莘野必使之就桀而輔以正之至於五反而桀終不改然後伐之文王三分天下有二以服事商終其世

而紂之惡蓋自若也然後其子武王不得已率諸侯而伐之伊尹事桀文王事紂其意一也湯之伐桀武王伐紂其出於不得已而不可以已者其意蓋可見於此故雖以臣伐君而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者以天下後世知湯之伐桀武王之伐紂非其本心也孟子曰五就湯五就桀伊尹也蓋伊尹之難莫難於此彼以伊尹為湯作間於夏者此乃戰國之士以巳之私意臆度伊尹者也升自陑者所

從伐夏之道也漢孔氏曰升道從陑出其不意孔氏之意謂桀都安邑而在亳之西若從東而往湯不由安邑之東而由其西則以謂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也蘇氏曰古今地名道路有易改不可知者安知陑鳴條之必在安邑西邪升陑以戰記事之實猶泰誓言師渡孟津而已其說甚善夫所謂出其不意者乃後世用兵之詐謀也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鋭士秦之

銳士不可以當威文之節制威文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夫威文節制之師固已無事於詐謀矣而況湯武之仁義乎謂出其不意者其説固已陋矣而唐孔氏又以謂湯承禪代之後嘗為桀臣懼而且懼故出其不意果如此説則湯之伐夏是誠何心哉王氏曰升陑非地利也亦人和而已薛氏謂得人和而行師於不利之地非人情也此説甚善

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湯誓

孟子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言桀在鳴條已有可
攻之釁矣然後湯自亳而往攻之則是鳴條乃桀所
都之地名蓋在安邑之旁也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
記其所戰之地猶春秋書某人及某人戰於某是也
此記事之常體但世代久遠地名之詳不可得而見
然而先王所以弔伐之本義則不係於此而先儒乃
附會其地名以其前後向背曲生義訓是猶相馬而
辨其物色牝牡也湯誓者此篇之作蓋見湯伐桀之

時誓衆所以為興師動衆之意史記因序載其戰伐之事故以其本所誓師之語而係之也湯誓唐孔氏曰甘誓泰誓牧誓發首皆有序引别其誓意記其誓處此與費誓惟記誓辭不言誓處者史非一人辭有詳略此說是也蓋夫子定書之時無序者不增有序者不損各因其舊而已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禮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尊無二上湯武誓師之時
桀紂猶在上而稱王曰者此葢史官之追稱也湯武
之稱王必在於既克夏勝商革命之後武王既克商
柴望大告武成然後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武王追王
其先世猶必待於有天下之後豈其身而急於自王
乎漢孔氏曰湯稱王而誓師矣據下文湯之稱桀曰
夏王率遏衆力則是湯猶以王稱桀也而謂此桀於
一夫可乎湯既稱王而又稱桀為王是二王也湯之

所為必不如此也此事涉於君臣之分不可不辨也格爾衆庶悉聽朕言者呼衆使前以聽朕之誓言也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此所以告之以弔伐之意也夫以諸侯而伐天子以分言之是稱亂也然夏氏之多罪天命殛之雖欲不伐不可得也或謂孟子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

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蓋非為天吏則不可以伐有罪以燕伐燕是也為天吏則不可以不伐有罪湯放桀武王伐紂是也不為天吏而伐有罪猶不為士師而擅殺人若也為天吏而不伐有罪猶為士師而故縱死罪囚者也湯武之事雖曰以臣伐君然天之所命民之所歸實有不得已而不敢已者故湯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

不敢不正武王曰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蓋為天吏而不伐有罪則是逆天之命安然坐視斯民陷於塗炭而莫之救其不仁孰甚乎故湯之誓師謂非我小子敢行稱亂之事蓋天之命我伐有夏之多罪而不敢赦也自今爾有衆至於今朕必往漢儒解釋此義迂回繳繞最為難曉惟薛氏王氏為深得之今參酌二家之說以述其義若漢儒異同之失則亦不復論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此蓋亳邑之民安於無事而深憚伐桀之勞我后指湯也謂湯不恤亳邑之衆舍我稼穡之事而斷正有夏之罪蓋言有夏之罪非湯之所當憂而亳邑之民方勤於農事不可以奪其時而為此役也湯謂我亦

聞汝衆言如此然夏氏有罪獲譴於上天故上帝命我以弔民伐罪予畏上帝之命不敢不往正有夏之罪以弔民也今汝亳邑之民保我以自固謂夏虐之所不能加而無伐夏之意若則曰夏罪雖虐其如我何殊不知夏王方且率為虐政遏絶衆力割剝夏邑謂征役之煩賦斂之重也夏王既虐用其民如此故有夏之衆亦皆相率怠隨而不和協曰何時何日而喪亡我欲殺其身以與之皆亡夏民之情其廹切如

此我豈可與汝亳邑之衆苟安於朝夕坐視而弗救乎故曰夏德若茲今朕必往言夏之虐患既如此之極雖爾亳邑之衆舍其穡事以為此役然所活者衆所存者大不可以不往也夫以湯之伐夏所以應天下之望也至于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然而亳邑之民乃憚於興師而不肯往至于誓之以必往而後往者以此見湯之忠厚之德克化於亳邑之民薰陶漸漬蓋有由之而不自知者其伐桀也不

惟湯有亳勉不得已之意而亳邑之民亦至于强而後從而非其本心樂於為是舉也非其化於湯之盛德何以及此如安禄山史思明蓄其不軌之謀以亂唐室幽陵之民至以安史為聖此則惟恐其叛之不速而事之不濟也豈待强而後從哉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既惡桀而欲

與之皆亡則是天絶之矣爾衆士尚輔我一人以伐之欲致天之罰也爾苟用命我則賚汝以爵賞蓋汝能順天之意是天命之所當加也爾無以朕之言不可信朕必不食此言蓋古者以言之虛偽而不實者謂之食言食言者蓋言之不行如食之消盡也爾或不從我之誓言我則戮汝之孥以恥辱之無有所赦蓋汝既不能承天之意則是天討之所宜加也或刑或賞我豈容私喜怒於其閒哉凡以奉天之意而已

詳考此篇蓋是商民憚於征役不欲為伐桀之舉故湯丁寧懇切告以所為弔伐之意必是其始興師之時誓衆於亳邑之辭既誓而後往伐桀升自陑以與桀戰於鳴條之野然觀孔序之文則類夫臨戰而後誓之者蓋序文總載夫伐桀之詳而係之以本所誓師之辭非是行陣於鳴條臨戰而後誓若牧誓之類也凡若此之類在夫學者以意逆志而得之不可以輕重先後拘於言語文字之間而失古人之大意也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鬬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可也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使湯居處窮約不為天吏不為斯民之所係望坐視斯民困於虐政若鄉鄰之有鬬者其勢可以閉戶而不救則不惟天下之民不得以被其澤雖亳邑之民亦不得被其澤矣若孔顏孟於鄒魯之民是也

今也既處乎不得不救之地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天之眷命也重矣民之責望也深矣視斯民之無告有若同室之人鬬當被髮纓冠而往救之當此之時豈可以毫民之不欲而使其澤不被於天下乎故伊尹於是時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乎堯舜之澤若若已推而納諸溝中匹夫匹婦尚不可使不被其澤天下之民況可以徇毫民之私意而不被其澤乎此湯誓所由作也然其終篇必誘之

以大賚憚之以孥戮者此蓋誓師之常理也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蓋師之紀律必明於始出之時始出而律紀不明雖師有名亦危道也用命者有賞不用命者有刑此師律之大者湯之興師雖曰伐夏救民安能廢師律乎舜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夫舜之考績猶不能不用刑賞況湯武之行師宜其刑賞之不可廢也唐高定嘗讀書至此篇問其父郢曰奈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

順人何云伐邪對曰用命賞於祖弗用命戮於社是順人乎此盖浮薄之論也而唐史為之立傳紀載此言以為辨惑是率天下而為浮薄也揚子雲曰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唐史記載高定此言亦有好奇之過是可删也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仲虺之誥　　商書

周禮出師以立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謂於會同之所設言以告衆也若湯誥康誥名誥之類皆是於會同之時告衆以其所設施之意故湯誥曰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康誥曰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於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名誥曰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凡此皆是會同之所誥也此仲虺告湯一人之辭而亦曰誥者唐孔氏曰仲虺必對衆告湯

亦是會同然亦不必如此說且如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亦豈對衆之辭邪要之凡曰誥者但有所誥戒之辭苟欲一之以會同之說則固矣康誥名誥之類二字足成文仲虺誥三字不得成文故以之字足成其句亦猶冏命畢命二字成文至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則加之字也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

蓋其文連接上篇典寶之序故漢孔氏云自三朡而

還也班孟堅曰書之所起逺矣至孔子纂時上斷於
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而某竊嘗
以爲書序者乃歴代史官轉相傳授以爲書之總目
者葢求之五十八篇之序有言其作意者如堯典序
曰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於位讓於虞
舜作堯典欲略一篇之㫖斷以數言若此之類謂之
孔子作序言其作意可也如此篇序曰湯歸自夏至
於大坰上一句言其作誥之時下一句言其所誥之

地而湯之懋德與夫仲虺之所以廣湯之意若初無一言及之若此之類其為史官記載之辭也審矣故書序之言惟著是篇之所由作而已亦不必求之太深也大坰地名史記以為泰定陶其實一也其地先儒以為未知所在當是定陶而亳之路所經蓋孔氏以三朡為定陶故正義云爾也仲虺奚仲後為湯左相見於左氏傳誓序曰伊尹相湯伐桀則湯之時當是伊尹為右相與仲虺共輔相湯為伐夏弔民之舉

也

仲虺作誥仲虺之誥

蓋湯伐夏而歸內不自安有慙德之言故仲虺作誥言其所以不得不伐之義以廣湯之意也此數語若亦是史官錄此語之時撮其大旨以見其君臣之間所以相告勉者即班孟堅所謂言其作意者也

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

仲虺乃作誥

南巢地名薛氏曰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書有巢伯來朝春秋楚人圍巢蓋桀奔於此湯不殺也湯武之事皆是為天下之民除殘去虐不得已而以臣伐君然湯之於桀也惟放南巢而已至武王則殺受者蓋湯之伐桀而桀避位出奔既已竄於南巢矣於是湯縱不誅以見其順天應人有黽勉不得已之意也至紂之事則異乎此荀子曰武王選馬而進厭旦於牧之野鼓之而紂卒易鄉遂乘殷人而進誅紂蓋殺之

若非周人固殷人也以是觀之則是武王本無誅之意而牧野之戰前途倒戈攻于後以北是紂卒如林之衆以逆戰蓋自在行陣之間故殷人殺之耳紂既見殺武王無可奈何矣於是立其子武庚代殷後蓋所以致其惻怛不忍之意是亦湯伐桀之意也邵康節曰下放一等則至於殺矣其意以湯能容桀而放之武王則不能放紂而殺之則降於湯一等失其旨矣王氏曰桀之罪不若紂之甚故湯放之而已是亦鑿

說宜以荀子之言為正記曰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古先聖王聲為律身為度以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以此救民民猶有流為不善若湯之伐夏救民雖曰應天順人出於不得已而然然以分言之則是以臣伐君以諸侯奪天子之位湯之心雖無所利於其間而其迹則近於利之者故克夏而勝之則兢兢而不自安誠以謂慮其所終而稽其

所敝知後世亂臣賊子必有以我籍口而行其簒奪之謀以利之者故忸怩然慙其德之不及古而慨歎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彼其意誠以謂以臣伐君真吾之罪不以順天應人之舉為是固當然者其始終之際一出於誠實内不以自欺外不以欺人未嘗巧為文飾以為解免此所以不失為聖也湯既負慙德有不安之心矣仲虺於是推明湯之本意以為廹天人之望誠有不得已而不可以已若既以釋成湯

之疑於是解天下後世之惑也且如魏文帝既逼漢獻帝而奪之位乃以受禪為名顧左右曰舜授禹之事吾知之矣其實簒奪而以舜禹之事欺其羣臣人其可欺乎自古亂臣賊子多矣未有如曹丕之無忌憚也湯自以為稱亂而天下後世不以為稱亂曹丕自以為舜禹而天下後世不以為舜禹此君子所以為時中而小人所以無忌憚者也

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

嗚呼歎辭也言民之生有喜怒哀樂愛惡之欲失性命之情以爭其所欲則侵盜攘奪無所不為矣不為之主以治之則欲者必爭爭而不已則亂矣此篇論厥初生民所以立君以治之之意也柳子厚曰生人之初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羽毛莫克自衛必將假物以為用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聰而明所服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

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若聚而為羣羣而無分其爭必大德又有大若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若焉其德又大若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若焉德又有大若方伯連帥之類又就以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師有方伯連師而後有天子此説為盡葢所以為之君若

惟生民之爭而無以主之則亂故也夫惟立君以主民之欲而民不至於亂故非天生聰明之主其耳目之聞見足以周知四方之情偽則不足以乂其亂也苟非其聰明足以聞其所不聞見其所不見則民之好惡哀樂之情抑鬱於下而無由上達亦終於亂而已故必天生聰明然後可以乂斯民也天生聰明其聰明出夫天命之自然非人為之偽也如秦始皇魏武帝之徒豈謂其非聰明哉然其聰明出於天性而

挾之以詐故以巧偽刼天下而服之雖能服之終亦叛而去者以其非天之生聰明故也王氏云民之有欲至于失性命之情以爭之故攘奪誕謾無所不至為之主者非聰明足以勝之則亂而已此說大害義理夫所貴乎聖人者惟欲知天下好惡之情而已苟欲勝之則秦始皇魏武帝之聰明而已豈足以已其亂邪仲虺言此者蓋謂天生民而立之君凡欲其聰明足以止亂而已今桀之虐斯民也如此已失夫所

以立君乂民之意矣又所謂當誅而不得誅也武王誓師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亦此意也齊宣王問孟子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蓋所謂立君者惟懼夫民之相與殘賊而無以主之故也為之主而自為殘賊焉則君之實喪矣非一夫而何孟子之意即仲虺之意也

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纉禹舊服兹率厥典奉若天命

夏有昏德則非聰明矣非聰明之德則虐用其民矣故民之危險若陷泥墜火而無有救之若桀之暴虐如此則失其所以為君之道矣桀失為君之道而生民之亂不可以無主也故天乃錫湯勇智智足以有謀勇足以有斷即上所謂天生聰明時乂也葢惟智足以察斯民之情勇足以拯斯民之命是其聰明足

以乂斯民也惟天以勇智錫湯是其意葢將使湯表儀天下以正萬國此葢發上文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之義也纘禹舊服茲率厥典言禹以聰明之德為天所命以治斯民而其子孫弗率以至于民墜塗炭故天之錫湯以勇智表正萬邦者凡欲使湯繼禹之功從其舊服以率其典常也天命既如此湯其可不奉若之哉原仲虺之意葢以為昏德如桀天既棄之不得而不伐勇智如湯天既命之不得不順天命

有桀之昏德非湯之勇智則不得為天吏有湯之勇智而桀無昏德則事之而已尚何伐之有哉以如是之勇智又適遭如是之昏德故以臣伐君而不為逆苟為君之昏不如桀臣之勇智不如湯則固不可以為湯之所為矣又何患其以是為口實哉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此又言夏之民塗炭甚矣而湯以勇智之德見忌於

桀曰懼危亡之不暇畏天之命不敢不奮其智勇以拯生民之命也自古英雄之君出而應世茍其深仁厚德爲天人所歸則必爲虐君之所忌故漢高祖入秦關秦民大喜莫不欲高祖王秦若而項羽忌之鴻門之會幾不得脫光武宣慰河北吏人喜悅爭持牛酒迎勞而更始忌之遣使立之爲蕭王令罷兵光武不就徵乃得免使此二主不能見幾而作自脫於虎口則斯民之命果誰爲之拯溺哉湯之勇智既爲天

所錫矣故桀愈不安而欲殄滅之也仲虺言夏王自知其有罪自絶於天矣於是矯誣上天之命簧鼓流俗而虐用之矯與矯制之矯同誣偽也言桀自以其意而託言上天之意如此以惑其衆也其詳雖不可得而知意者如田單與燕人戰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之類單用兵行師出於一時之怪猶可言也桀為人主矯誣如此其罪大矣哉天命用不善之是用使商受天命用明其衆爽明也蓋聖人以其昭昭故能使

人昭昭天之命也用爽厥師亦言其有昭昭之實也
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
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於非辜矧予之徳言足聽聞
此言桀之矯誣亦足以惑其衆而致其黨類之盛也
簡略也孟子曰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簡有忽畧
之意言桀之衆賢而無勢則忽畧之不賢而有勢則
附之若是者繁多有徒衆蓋桀君也其勢尊小人之
欲同惡相濟若則附之其視湯之賢則忽畧而不容

也夫惟桀之衆其盛如此則湯於是時以賢見疾可謂甚危矣故於是言我商家國於有夏之初已為桀所惡欲見翦除如苗之有莠如粟之有秕恐被鉏治簸揚矣以桀喻苗粟以湯喻莠秕此但言勢之危而立於此時必不見容也薛氏曾氏諸家皆以苗粟喻湯莠秕喻桀言商為桀政所亂然與下文不相屬今所不取只當依先儒説也桀之初既視我商家若苗粟莠秕欲鉏治簸揚之矣故我商家大小危慄惟恐

以無罪見滅也肇我邦于有夏猶未盛也而且懼以無罪見滅況我之道德善言聽聞於天下宜其愈見疾也史記曰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乃召湯而囚之夏臺夏臺之囚雖不見經然以仲虺之言觀之則知史記之言不虛矣桀之惡湯而欲殺之至於囚於夏臺而幾不得脫湯之伐之迹近於有挾也而湯曾不以為嫌仲虺且以是而釋其慙德者將天命明威救生民塗炭之命所繫甚大而不敢赦也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

此又言湯之盛德善政巍巍如是所以得民之心也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為淵敺魚者獺也為叢敺爵者鸇也為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惟湯武之德既有以聚民之欲去民之惡故

桀紂之民皆相率而歸之雖欲牢辭固遜而不可得是桀紂驅民而使歸之非湯武誘之而使來也老子曰惟無以天下為者可以有天下舜禹之受禪湯武之征伐奄天下之衆而有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天下不以為過者惟其未嘗有利之之心而無以天下為苟其有一毫利之之心則天下必有不服者豈能創業垂統以貽子孫萬世之業乎故仲虺言湯之盛德而首以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為言者謂湯之心

清淨不欲湛然不動舉天下之聲色貨利曾不足以動其心則其伐夏救民以有天下果其有利之之心乎不邇聲色言不近嬖寵也不殖貨利言不營財賄也此聖人之盛德至大至剛不為外物之所變遷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者漢孔氏曰既有聖德兼有此行其說失之矣見於所行者是真聖人之德豈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之外別有聖德乎

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寛克仁彰

信兆民

此言湯之修身行己見於實效者如此其取天下固無利之之心也而又能官有德賞有功與天下同其利也人之勉於德者我則勉之以官與之共天位治天職也人之勉於功者我則勉之以賞優其禄廩榮其車服以旌寵之不必共天位治天職也蓋有德者以官勉之有功者以賞勉之各稱其實而已矣武王之崇德報功亦此意也非特此也又能用人惟己改

過不吝而不徇一己之私也惟己與慎厥終惟其始之惟同言用人之言如自己出也若所謂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也王氏曰用人惟己已知可用而後用之如此則是果於自任而不從天下之所好惡也王氏心術之異大抵如此改過不吝言己有過則改之無復吝惜若所謂過則無憚改也用人惟己則善者無不從改過不吝則不善者無不改此所以能合并為公以成其大也其發而為政又能

寛以居之仁以行之蓋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也惟湯之德如上所言兹其所以明信於天下天下信之而欲以為君也孟子曰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桀之所以失天下之心者惟其肆為威虐故民墜塗炭而莫之拯湯於是時以寛仁之德彰信於天下故天下歸之若大旱之望雲霓然湯之所以能成寛仁之徳者其本則自

於清淨寡欲眇然天下舉不足以動其心故能利與人同以施其不忍人之政茲其所以彰信於天下也蓋撥亂反正以成帝王之業者苟有利之之心則將奪於物欲見利而動惑於聲色貨利之私遂至以私害公不能推其所有以與天下共其利剛愎自用逞其能而莫之改如此則所施者無非虐政是水之益深火之益熱也古之人有失之者項羽是也漢高祖與項羽當秦之末俱興義兵以除殘去虐較其勢則

高祖之不如羽遠甚然而高祖卒得天下而羽失之者以高祖之寛仁而羽則惟肆其暴虐而已原其高祖之所以寛仁者無他亦本於此數者之德而已觀其入秦關珍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封秦宫室府庫還軍霸上則其志已不小矣而又不愛爵賞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好謀能聽從諫如轉圜惟此數者之德皆備於已故其約法三章悉除去秦法而秦民皆案堵如故莫不欲高祖王秦者而項羽

之所為則皆反是此其成敗之勢所不同也以高祖之成帝業者而推之則知仲虺所以推本成湯誕膺伐夏救民之意始如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改過不吝然後繼之以克寛克仁彰信兆民可謂知所先後矣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此又言湯既有寛仁之徳彰信兆民矣於是言其弔

伐之時為天下之所歸向也湯之征伐蓋始於葛其
略見於仲虺之言其詳見於孟子孟子曰湯居亳與
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
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
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
亳衆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帥其民要其有酒食
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
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

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讐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無罰孟子之時去古未遠必其載籍之所傳者如此是可執以明仲虺之意蓋湯之於葛其始也未嘗有伐之之意其祀也則遺之以牛羊既不祀也則使亳衆往為之耕及其

殺饋餉之童子然後不得已而伐之其伐之也非以快一時之私為匹夫匹婦之讎也湯之伐葛既為匹夫匹婦之讎則匹夫匹婦之有讎者莫不願其為之復也故伐葛之後又有十一征焉皆所以復匹夫匹婦之讎也蘇氏曰用兵如藥石則病若惟恐其來之後也此說善矣故其十一征也東面而往征則西夷怨其來之後南面而往征則北狄怨其來之後曰均是民也何為先彼而後我哉所謂怨若與怨慕之怨

同葢望其來而怨其不至非實怨之也言西夷怨北狄怨者孔氏曰舉逺以言則近者著矣所未伐之國則怨其來之後其所往伐者則其室家相慶曰徯予后久矣我后之來則自此可以蘇息矣所未至之國則怨其不至而曰奚獨後予所至之國則慶其來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所以責望於湯者如此其切而桀之惡日以滋至民之陷於水火者日以益多湯雖顧君臣上下之分忍而不誅而民欲脫於死亡者

其廹切之情皆赴於湯湯不得而釋之矣昔楚白公之父為鄭所殺白公請伐鄭于楚以報父之讎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遂厲劒曰殺子西其意蓋以吾讎也子西有可報之道而不為我報則讎在子西矣桀為斯民之所讎斯民之意以謂惟湯之寬仁可以救吾垂絶之命於水火之中故彼征則此怨此征則彼怨苟使湯安然

自顧其私而不肯勉徇大義以救斯民則民之愁怨反歸於湯矣故寧使己之有慙德而不忍失天下之望也民之戴商言民之戴我商家而望其拯救初征自葛之時已欲其為君以有天下矣非出於一時之偶然乘機射利而覬非所望也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蓋天下之常理如此中庸曰天之生物也必因其材

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實天道之自然不容私意於其間也佑賢輔德顯忠遂良此言為善者必為人之所助也其文則以小大為序良不如忠忠不如德德不如賢故湯之佑之輔之顯之遂之亦稱其德之小大而已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此言為不善者必為人之所侵陵也其文以輕重為序弱未至于昧昧未至於亂亂未至於亡湯之兼之攻之取之侮之亦稱其不善之輕重而已此數句大抵言致人之輔

助與夫侵侮者皆係夫其人之自取猶夫天之栽培傾覆不易之理也其文勢則從便相配學者觀其大意可也若求之太深必欲從而為之說如王氏所謂佑者右也輔者左也之類則將不勝其鑿矣執天下之常理栽培傾覆之道不易如此聖人之於天下因其常理以應世接物有亡道若則推而亡之有存道者則輔而固之如此則順乎天而應乎人故於是邦乃其昌可以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矣桀有可亡之道

其亡也已自取之矣湯之伐之亦不過因其將亡推而亡之而已果何容心哉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凡湯伐夏弔民之本意仲虺反覆陳其本末既以盡矣於是極陳為君艱難安常之道以致其終戒之意欲使湯致其無疆之恤以保其無疆之休也唐太宗時突厥頡利可汗請入朝帝乃謂廷臣曰突厥之彊控弦百萬憑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日請入

朝非困窮固如是乎朕内之且喜且懼何則哭厥良則疆境自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將如哭厥能無懼乎卿等宜不惜苦諫以輔朕之不逮也仲虺之意正亦如此蓋桀之所以亡者惟其果於自用故也湯之所以成王業者惟其德之日新也苟其終致其兢兢業業之意及其一旦為細行所累寖不克終則將枵然自滿謂人莫已若如此則人心離矣桀之亡不可不監哉故謂德苟日新而無斁則萬邦將懷

我之德苟為一有自滿之心則將以為德止於是矣
以德為止於是而不修則用人惟已改過不吝之心
自替矣如此則萬邦之懐變而為九族之離亦豈難
哉萬邦惟懐九族乃離蓋所以極言其人君有德則
無所不服苟無德雖至親猶叛之況疎者乎孟子曰
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畔之亦此意也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惟德之修也貴乎日新而無斁故繼之曰王懋昭大

德言自今以往王宜勉勵以昭明其大德立大中之道于民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者人性之所固有也惟其因物有遷故陷溺而不知返聖人先得人心之所同然還以民心所固有之中揭而示之使之率性而行得其所同然者共趨於大公至正之塗原其所以致此者則自大人君昭其大德故也昭其大德是乃所以建中于民也而為王氏之學者以謂懋昭大德所以極高明所以處己也建中于民所以道中庸

所以用人也夫高明中庸豈可分而為二致邪王氏之學所以不可入聖人之道者蓋其為見如此此實異端駁雜之論也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蓋所以昭大德建中于民也易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則不疑其所行也直内必以敬故在夫以禮制心方外必以義故在夫以義制事惟敬以直内故能義以方外其實一道也雖有内外之殊心事之别然敬義相須而行不可分

為二也能如此則德日新萬邦惟懷矣茲其所以能
垂優足之道於後嗣使子孫永保而無斁也
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
用則小
此又論志自滿德日新之異以終其義於是舉其所
聞之言若曰能自得師者王謂無所不師也孔子曰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此能自得師也能自得師則道
德之歸也如水之就下矣此王業之所以成也謂人

莫己若則於己自用訑訑聲音顔色距人於千里之外人心涣然離矣亡之道也所以能自得師者王者以好問則人樂告之以善故優游而有餘暇也所以謂人莫己若者亡者以自用則狹小而無所容故也能好問則自得師又以夫自用而謂人莫己若者為戒則德日新而萬邦永懐矣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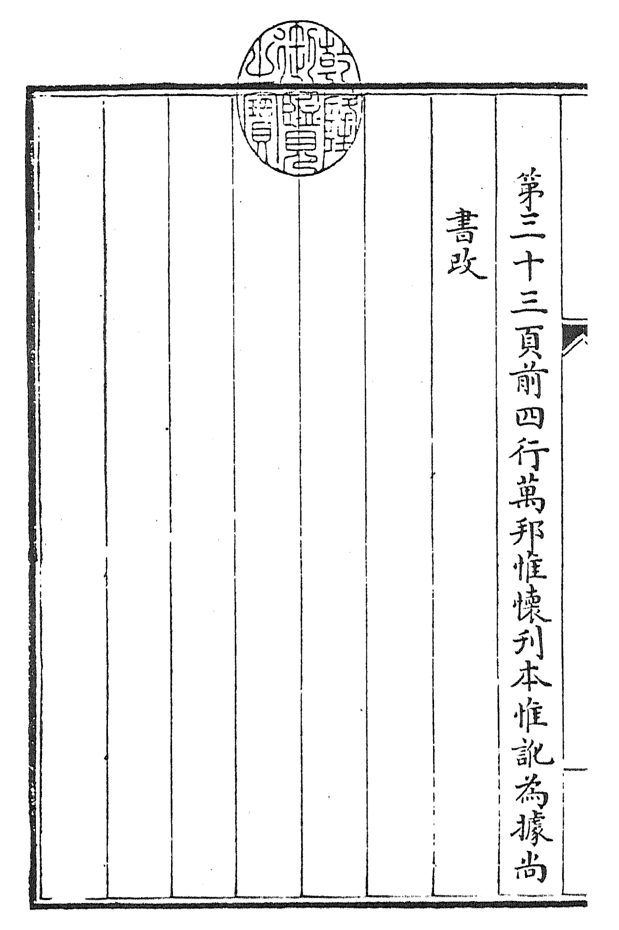
仲虺又嘆而總括其義以湯之始也既能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克寛克仁彰信兆民以成其王業豈有他哉惟慎厥終亦如其始則盡之矣能自得師以日新其德此慎終如始之道也既能慎終如始矣又能於有禮則封殖之於昏暴則覆亡之以終其推亡固存之義則民將永受其賜此蓋天之道也天道如此而我能欽崇則天之所以命我以休命者可以永保矣商之宗社所以傳祚數十世凡歴六百年賢聖之君

六七作其天命之永保若如此其原則自夫湯之日新其德以慎終如始者則自夫仲虺之諄諄告戒然則仲虺之相成湯其功業殆與伊尹相配矣是所以深嘉而屢嘆也昔賈誼過秦論曰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其意謂攻之可以尚詐力而守之必資夫仁義秦以詐力攻之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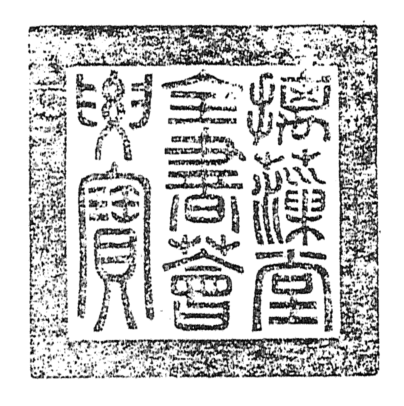
不知以仁義守之故至於亡此說不然夫以詐力而攻之矣則其所知者詐力而已豈能復以仁義守之邪觀仲虺之誥其始言湯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以至于彰信兆民以見其所以克夏者固如此篇終言德日新萬邦惟懷以至于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以言其所以守已成之業以祈天永命者亦惟如此而已由是言之攻守豈有異勢哉

尚書全解卷十四

謹案卷十三第十六頁後三行西蠻北夷刋本訛作
東夷北蠻考漢書武帝紀元封元年詔辭與上
南越東甌對舉自不應複出東字今據改
第二十四頁前三行圖爲亂黨刋本圖訛徒今改
卷十四第四頁後三行甘誓泰誓刋本泰訛秦今
改
第二十九頁後二行所未伐之國刋本未訛謂今
改



第三十三頁前四行萬邦惟懷刊本惟訛為據尚
書改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萬　宣